

# 目錄

010

## 序章

村校源起：村校簡史與荒廢村校

022

## 第一章

友恭學校：  
《老派約會之必要》

附篇：舊生回憶

📍元朗廈村鄉、新生村和錫降村

042

## 第二章

屏山公立達德學校：  
鬼影幢幢的都市傳說

📍元朗屏山

062

## 第三章

壘圍公立學校：  
永恆廢墟不再

📍元朗新田壘圍村

080

## 第四章

從謙學校：  
現代化規模的基督教村校

📍粉嶺龍躍頭崇謙堂村

098

## 第五章

軍地公立學校：  
寧靜村落的小學印記

📍粉嶺軍地村

118

## 第六章

碗窰公立學校：  
昔日青花瓷生產地

📍大埔上碗窰村

134

## 第七章

德華公立學校：  
與牛同遊廢校廢村

📍火炭山尾村

# 目錄

152

## 第八章

### 老圍公立學校： 山城中的一抹嫣紅

📍荃灣老圍村

170

## 第九章

### 葵涌公立學校： 荒校無痕

📍青山公路－葵涌段

188

## 第十章

### 至德公立學校： 衙前圍村吳氏的淵源

📍黃大仙東頭邨

210

## 第十一章

### 四山公立學校： 「城中村」內已消逝的一道風景

📍茶果嶺村

232

## 第十二章

### 東涌公立學校： 炮台懷古

📍大嶼山東涌上嶺皮村

252

## 第十三章

### 長洲公立學校： 明禮義、知廉恥

📍長洲

學校小檔案

272

參考書目

274

# 序章

## 村校源起： 村校簡史與荒廢村校

回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其時正值戰後不久，社會民生百廢待興，同時亦是鄉村學校（簡稱「村校」）發展最蓬勃的黃金時期；在這段全盛時期，新界和離島曾擁有超過三百所村校，為農村和漁村的學童提供基礎教育，是香港教育史上不容遺忘的一段光輝歲月。

近年有不少教育機構、學者和鄉郊保育人士研究村校歷史；而筆者在數年前，亦在因緣際會下首次接觸荒廢村校（詳見第九章〈葵涌公立學校：荒校無痕〉）。眼前破落凋零的景象，無疑是一場視覺衝擊，更令筆者希望了解更多關於村校的歷史以及所在村落的人與事，嘗試從「探廢」角度重構這座城市被遺忘的教育與社區記憶。

本書採用遊記形式，輔以歷史背景，以文字和照片帶領讀者「穿梭」於新界（包括新九龍）和離島各區的荒廢村校。筆者精選了十三所具有代表性的村校撰寫長文，所收錄的村校，均按其地理位置由「西至東」、「北至南」

的方式排序，當中有些已部分活化，獲得其第二生命；有些仍然荒廢，靜待着命運的安排；有些則已消逝，湮沒在城市發展的洪流中，這代表着村校在荒廢後各自面對的命運——重生、荒廢與消逝。

### 何謂村校？

在回顧村校的簡史前，想先為村校作一個簡單概括的定義。

「村校」泛指位於新界或離島等偏遠鄉村的小學，為鄰近鄉村的學童提供基礎教育。大多數的村校均建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五十年代，因應當時的人口結構和社會環境，村校在應對殷切的教育需求上擔當着重要角色。大部分的村校由政府與民間辦學團體各自負責一半經費，或由村民籌募經費及捐地用以建校；小部分則由商會、同鄉會、宗教團體及個人形式辦學。

村校的校舍一般為金字頂的平房建築，規模較小的村校只有兩、三間課室，需採用複式教學，即是安排兩個或以上級別的學生在同一間課室上課。本書收錄的村校則屬於較具規模的學校，佔地廣闊，課室數目較多，設施亦較完善。由於位處鄉郊，大部分的村校均環境優美，充滿大自然氣息，並擁有廣闊的活動空間，與當時市區屋邨的「火柴盒小學」和「天台小學」形成強烈對比。

## 村校簡史

在撰寫專章的十三所村校時，發現它們的興衰發展大致依循一個相近的模式。參考了坊間一些書籍和資料，筆者嘗試用自己的方式，將村校歷史歸納為以下五個時期，感覺就好像人生經歷的五個不同階段，五味紛陳。

第一時期：私塾（卜卜齋）時期（一八九八年之前至一九二〇年代）

第二時期：村校發展的雛形（一九二〇、一九三〇年代）

第三時期：全盛時期（二戰結束後至一九六〇年代）

第四時期：由盛轉衰（一九七〇、一九八〇年代）

第五時期：停辦與荒廢（一九九〇、二〇〇〇年代）

### 第一時期：私塾（卜卜齋）時期

（一八九八年之前至一九二〇年代）

香港的村校主要源於中國傳統私塾（俗稱「卜卜齋」），據羅慧燕博士在《藍天樹下：新界鄉村學校》中所言，私塾的歷史可追溯至明朝或更早，具有深厚的血緣和地緣色彩。「塾」是指大門內兩側用作教學的地方，其教授對象主要為族中子弟和鄰近村落的學童。

香港歷史上最早記載於文獻的學校，是位於錦田雞公嶺（舊稱桂角山）的「力瀛書院」。書院由北宋進士鄧符（字

符協）創辦，約建於北宋崇寧、大觀年間（一一〇六至一一一〇年間），為鄧氏族人提供高等教育。清初實行《遷海令》，書院遭受破壞，其遺址已不可考。

「私塾」是指非官方、由私人團體開辦或由個人收生的教育場所，大致分為三類：

（一）家塾：由富裕人家聘請教師到家中教導子弟。

（二）塾館或教館：教師在自己的家中教導學生。

（三）學塾、私塾或義塾：由地方氏族、具有影響力的鄉紳或熱心教育人士開辦，如在第一章提及的「厦村鄉鄧氏宗祠友恭堂」、第四章的「穀詒書室」和第十三章的「長洲公立義學」等，便是其中數例。

這時期的私塾大部分都沒有獨立校舍，而是設在村屋或依附在村內的祠堂和廟宇內；有財力的氏族會自建書室，例如厦村新圍的「士宏書室」，以及位於屏山文物徑內，由鄧氏族人興建的「仁敦岡書室」、「觀廷書室」和「若虛書室」等。書室除用作教育族中子弟外，有些更用作祠堂，供族人舉行宗族活動。

自宋代起，私塾分為蒙學和經館：前者屬啟蒙教育，學童主要誦讀三本「紅皮書」，分別是《三字經》、《百家姓》和《千字文》（合稱《三、百、千》），以認字為主；後者則學習儒家典籍《四書》、《五經》等，教授對象主要為族中子弟，目的是藉着科舉考取功名，期望能獲得朝廷頒授官職，光宗耀祖。

一八九八年，滿清政府與英國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又稱為《第二北京條約》），將九龍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土地，以及大嶼山等二百多個島嶼租借予英國政府九十九年，是為「新界」（New Territories）之名的由來。一九三七年，港英政府正式將九龍一帶的山嶺以南、界限街以北的地方劃作「新九龍」，作為「舊九龍」的延伸地帶，納入九龍範圍之內。

英國政府接管新界之初，新界鄉民反抗情緒強烈；新界六日戰後，港英政府對新界的管治採取懷柔與不太干預的政策，任其保留新界的文化風俗，新界的教育反而因此得以承襲中國傳統的鄉村教育模式。



有些書室被村校取代後，並沒有用作其他用途，而是任其荒廢凋零。屯門掃管笏村的「俊英書室」，約建於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屬三級歷史建築。書室自掃管笏公立學校建成後被取代。



厦村新圍的「士宏書室」，建於一九一〇年代，屬三級歷史建築；昔日除開辦私塾外，亦開辦啟聖幼稚園。書室自友恭學校開辦後被取代。

私塾使用的教材（照片攝於「屏山鄧族文物館」）。



## 第二時期：村校發展的雛形

(一九二〇、一九三〇年代)

科舉制度自隋朝建立，歷經一千三百多年，至清朝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被廢除，以考取功名為目標的傳統私塾頓時失去了作用。一九一一年中華民國成立，新界私塾開始採用民國政府頒布的小學課程，改為教授實用的科目，在課程上附加珠算、筆算、尺牘（信札）等常識科，引入新式教育，是為村校的前身。

港英政府在一九一四年開始資助新界私塾，並且在一九二〇年代推行課程改革，規定小學必須包括國文、算術、英文、歷史、地理、公民、常識、體育、音樂和藝術等課程。



博文學校源自村內的私塾。一九一九年，村中長老發起募捐籌建兩間新課室，學校成為新界第一所註冊學校及最早期的資助學校之一。現存校舍已列為三級歷史建築。

最早出現的正規村校，是位於上水松柏塱村的博文學校（創辦於一九一九年）和位於元朗區八鄉的同益公立學校（創辦於一九二一年）。此外，成立於一九三五年的友恭學校，由熱心教育人士鍾少庭、鄧兆蘭、鄧鈺君等開辦，提供新式教育。

## 第三時期：全盛時期

(二戰結束後至一九六〇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二十多年間，是村校發展最蓬勃的黃金時期。

戰後嬰兒潮，加上大量內地移民來港，令香港人口急劇增長，適齡學童驟增。政府於是推出《十年建校計劃》和《小學擴展七年計劃》，以應對教育需求。其時香港百廢待興，政府財政緊絀，遂以「一元津貼一元」的形式撥款，即政府提供一半經費，另一半由民間辦學團體負責，鼓勵鄉紳村民和熱心教育人士參與辦學。隨着村校如雨後春筍般開辦，傳統私塾逐漸被淘汰，有些則轉型為公立學校。

村校一般只開設六班左右，在全盛時期曾擴展至二十多班，有些村校的學生人數更多達一千名。

踏入一九六〇年代，適齡學童持續增長，原有校舍已經不敷應用；政府遂推行半日制上課，分為上、下午班，以提供更多學額。很多村校亦擴建校舍，或在村內另覓土地興建偌大的新校舍。



#### 第四時期：由盛轉衰

(一九七〇、一九八〇年代)

隨着新界新市鎮迅速發展，進出市區的交通日益發達，不少鄉村人口移居市區，或是學童到市區就讀新式小學，以便繼續升讀主流中學、大學。新市鎮內的屋邨相繼落成，同時設置現代化的大型主流學校，令村校難以競爭；加上村校本身的地理環境及設施限制，較難吸引村外學童入讀。種種原因令村校日漸式微，開始縮班甚至步入結束。

坪洲菜園行公立學校建於一九六二年，數年後的一九六八年擴建校舍，在原有校舍下方的運動場興建兩個課室和教務處，以應對島上的教育需求。

到了一九八〇年代中後期，村校的學生人數持續下跌，開始出現收生人數不足的情況，是村校由盛轉衰的分水嶺。

#### 第五時期：停辦與荒廢

(一九九〇、二〇〇〇年代)

香港出生率持續下降，部分鄉村地區人口減少，有些學校由上、下午校轉為全日制小學，亦有不少村校相繼停辦。政府雖然在二〇〇二年推行學校改善工程計劃，讓多所村校進行翻新或增加設施，惟在二〇〇〇年代中後期卻迎來停辦的命運。

二〇〇三年四月，教育統籌局以《統整成本高及使用率低的小學》文件，公佈五十四所小學將不獲准在二〇〇三/二〇〇四學年開辦小一班，其中三十四所是村校，包括本書收錄的長洲公立學校（在二〇〇六年停辦）。政府當年推出此政策，名為「統整」，民間則稱之為「殺校」，以具體形容當時仍有生命力的學校被迫停辦。

本書所收錄的村校，大部分都於這段時期結束其教育使命。

#### 荒廢村校

在一九九〇、二〇〇〇年代停辦的村校，至今已經歷二、三十年的時間洗禮，空置的校舍已是雜草叢生，一片頹垣敗瓦，成為靈探和塗鴉者的天堂。步入荒廢校



舍，時間彷彿永遠停留在「被殺校」的一刻，有種穿越時空之感。校內殘留的物件，訴說着昔日校園生活的點滴，令人不禁發揮無限想像，在腦海重構全盛時期的村校記憶。

城市急速變化，這些荒廢村校可能會在數年甚至數月之間被夷為平地，亦有可能會被活化，用於其他功能。本書記錄由二〇二一年疫情期間至二〇二六年年年初的荒廢村校情況，執筆之時有些村校亦發生了一些改變，需要持續更新內容，還望在本書付梓之前，能為讀者帶來最新的內容。



荃灣老圍村的老圍公立學校，早於一九八〇年代末已因收生人數不足而停辦，村校開始式微（詳見第八章〈老圍公立學校：山城中的一抹嫣紅〉）。

長洲公立學校雖然在千禧年獲政府資助，增建電腦室和增加資訊科技設施，但在數年後仍難逃停辦的命運。圖中是後期增建的電腦室（詳見第十三章〈長洲公立學校：明禮義、知廉恥〉）。

村校鄉校——探廢影遊鄉村學校

坪洲菜園行公立學校的其中一間課室，桌椅整齊地排列着，後方一列儲物櫃，前方是放置電視機的流動櫃，昔日上課的模樣活現眼前。



序章——村校源起：村校簡史與荒廢村校

# CHAPTER 1

## 第一章

### 友恭學校

#### 《老派約會之必要》

元朗厦村鄉、新生村和錫降村



看到「老派約會之必要」這副題時，  
讀者的腦海中是否隨即浮現同名歌曲音樂影片中的一幕幕情節？  
——由歌手張天賦飾演的窮小子，  
與飾演大家閨秀的女主角在「友恭堂」  
（元朗厦村鄉鄧氏宗祠）內重遇，繼而相戀，  
後遭長輩反對交往而雙雙出走。  
雖然音樂影片沒有交代結局，但也不難想像吧！

以這名稱作為「友恭學校」的副題，全因這份「老派」情懷令筆者聯想到鄉村學校跟所在村落、地方氏族和村民之間濃厚的情誼。

筆者念的小學，是一所位於九龍東、俗稱「火柴盒」的天主教小學，已於一九九〇年代清拆；其後的中學、大學以至踏出社會後的工作性質和地點，均與村校沾不上任何關係。在開始探廢之前，筆者對村校可說是一無所知，極其量只是參觀過在空置村校裏舉辦的展覽而已。

正因如此，筆者對於從未接觸過的村校充滿好奇與想像。以友恭學校作為第一間介紹的村校，除了因應本書內容結構外（學校由西至東、北至南排序），亦因筆者與這所村校有一種莫名的緣分。

友恭堂前的鐵柵別具特色，中進上方懸有多塊功名牌匾。

